

《我們不說，誰說？》



燈下集

朱昌文

日前在一個時事講座上，專欄作家屈穎妍鄭重地給我送上一本她的新著《我們不說，誰說？》。我欣喜接過，揭開扉頁，看到上款寫上我的姓名和「雅正」二字，下款是她自己的簽名，字體道勁有力，似可彰顯作者剛正不阿、敢作敢為的率直性格。

拿着這本三百八十多頁、輯納了一百八十多篇文章的新書回家，我花了一個晚上，選讀了一部分文章，當中一些是重讀，因為以前曾在《大公報》上讀過，留有印象。這本新書就是由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大部分文章是作者近年在《大公報》港聞版的「妍之有理」專欄上發表，小部分則在其他報刊或網媒刊登。

對於眾多關心時事新聞的讀者來說，屈穎妍這個名字是絕不陌生的。作為資深傳媒人的她，多年來懷着一顆火熱的愛國心，秉持正義的原則，以敏銳的新聞觸角和犀利的文筆，激濁揚清，在二〇一九年「黑暴」猖獗時，以筆作劍，寫出大量文章，討伐反中亂港之徒的惡行，喚醒眾多被集體催眠的港人，令他們明辨是非黑白，為香港社會恢復安定，起了重要的輿論導向作用。我和許多朋友都是她的「粉絲」，她的文章，幾乎每篇必讀，她的視頻幾乎每段必看，而且會轉發到各個群組去，從而發揮更大的



▲屈穎妍著《我們不說，誰說？》。

正能量作用。

《我們不說，誰說？》這本新書，內容分為六個章節：包括「故事」、「外國的月亮」、「癌細胞」、「星星之火」、「罪與罰」以及「瘟疫」，文章題材涵蓋近年發生在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大事小事，當中都帶有或多或少的政治色彩，憑着作者的敏銳視角，透過現象看本質，為讀者闡釋各種事情的來龍去脈，令大家恍然大悟，這就是屈穎妍文章的特色和魅力。

書名意念來自屈穎妍一篇文章的內容，也用作為「自序」。她在這篇題為《我們不幹，誰幹？》的文章提到，香港經歷了連串社會動盪，她努力不懈地寫了近十年評論。在「黑暴」期間，她一星期寫八篇評論文章，從未間斷。許多人問她：「你不怕嗎？人人都噤聲了，為什麼你還在寫？」

屈穎妍回應這些關心她的提問，寫道：「香港是我們的香港，由出生到長大到成年，我這代人有幸看着小城起飛、璀璨、穩定繁榮，然後忽然瘋狂、腐爛、隕落。半城人如中了咒，跟着魔笛步向懸崖。生於斯長於斯，我們怎忍心看她一步墮崖、一夜倒塌？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愛這地方，就要好好保護她，不要計較得失回報，不要天天數算犧牲了還是蝕底了，拿起武器，幹吧，我的武器就是筆。」這段感情強烈的文字擲地有聲，令人振聾發聵。也許就是這股時代使命感的推動，使屈穎妍拿起筆來，勇敢地向一切不合理、不合法的人與事說不。

屈穎妍的敢作敢言、不懼邪惡勢力「起底」威脅，堅持秉筆直言。她的正氣和風骨令人讚賞，二〇二一年底她獲「感動香江人物獎」。一群資深傳媒人設宴祝賀她，筆者也有參加。席上，屈穎妍心情激動，感謝眾多好友的支持與鼓勵。她回顧過去幾十年來在傳媒界走過的不平坦歷程，感慨良多。她表示，只想做一個為平民百姓發聲的傳媒人。她目睹今天國家在各個領域發展迅速，成就輝煌，令人鼓舞，希望今後多在這方面努力，寫好和講好中國的故事。

色絲繡艷



市井萬象



▲展場一景。

「色絲繡艷——廣州博物館藏花鳥織繡展」現正於廣州博物館鎮海樓展區專題展廳舉行。是次展覽共展出

文物六十八件（套），展現廣繡的工藝特色與風格。展期至五月三日。

中新社

▼展出的紅緞地繡「和合二仙」十二生肖紋女襖（民國）。



摘下口罩，笑迎春風

三月一日，口罩令解除第一天，我出門之前習慣性戴上口罩，但馬上除下放進口袋，到樓下見到無綫匆匆走過的打工族，還是正在散步的退休人士，大多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數都戴口罩，只有一名住在鄰座的西人迎面而來，沒有戴口罩。進入港鐵車廂，舉目所見九成以上乘客都佩戴口罩。中午和朋友吃飯，酒樓所有工作人員都依然戴口罩。這三年香港男女老少「罩不離口」，看來佩戴口罩已經成了很多人一種生活習慣，更主要的是，疫情留在人們心中的陰影一時間未立即消除。

特首李家超親自宣布解除口罩令，比原定三月八日有效期屆滿提早一個星期，聽到這個好消息，最高興的莫過於校園裏的小朋友，終於可以看清楚每一個小夥伴的真面目。大人們的反應似乎比較平靜，不如去年九月宣布開放海內外遊客免隔離入境時引起全社會的興奮，更遠不及今年一月八日首階段恢復與內地通關時，人們歡呼雀躍奔走相告。口罩令帶來一些不便，但戴口罩可以減低感染病毒的風險，這是三年來廣大市民的切身體驗，而且差不多每個家庭都儲存至少足夠用一個月的口罩，所以不少人對口罩令早一天解除或晚一天解除，不是太在乎。但是，取消實施了九百五十多天的口罩令，解除最後一項防疫限制措施，等於向全世界宣告，新冠疫情這一頁在香港已經徹底翻篇，配合五十萬張機票免費派發催谷旅遊業復甦，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從去年九月開放海內外遊客免隔離入境，邁出復常第一步，到今年一月首階段恢復與內地通關，到取消密接、取消確診隔離和上報，最後取消口罩令實現全面復常，整個過程花了

五個多月，完全做到逐步、有序，中間沒有猶疑，沒有突然轉向，疫情沒有發生大的反覆，做到這一點，應該給特區政府一個like，特首李家超近日民望大升，相信與其帶領香港全面走出三年疫境有很大關係。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是全世界最後一個取消口罩令的國際大都會，特區政府的做法是否過於求穩陣，過於保守，是否應該在取消確診者需要隔離及上報的時候，同時取消口罩令，則屬見仁見智。

事實上，實施近三年的口罩令給全社會帶來的各種影響，可能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消除。例如，這三年出生的小朋友，每次跟大人出門都要戴上口罩，就像出門要穿上衣服穿上鞋子，是正常的必須。現在如果出門不戴口罩，也許小朋友會覺得「奇怪」，小鼻孔小嘴巴可能一下子不太適應呢。至於大人世界的口罩心理，更加需時調適。

三年口罩生活，也有眼前一亮的時刻。筆者曾經在疫情稍緩和的日子，參加友人的生日派對，壽星公送

給每位來賓的禮物袋，其中就有兩盒設計精緻、色彩繽紛的N94口罩，這份禮物不僅實用，而且時尚。把防疫變成時尚，把創意注入抗疫，反映香港人的靈活，而大疫當前，更傳遞有一種笑着風雲的力量。正是這種靈活和力量，伴隨我們走過這三年。

告別口罩容易，難的是告別三年口罩生活的陰影，特別是告別佩戴口罩那種害怕被感染的恐懼心態、那種人與人之間保持距離的防患心理，告別口罩生活造成的貧困和艱辛。特區政府近期開始全面發力，無論推出搶人才方案，還是財政預算案、特首訪問大灣區，都展示全力以赴重振經濟的決心，努力讓香港重放光彩，讓全世界重新感受到香港的魅力，希望這些努力可以很快看到成果。歸根究底，經濟發展社會繁榮民生改善，是讓每個市民重拾自信和信心的最有效辦法。

此刻，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讓我們每一個人勇敢地露出笑臉，去迎接每一早晨、去擁抱每一個明天。



▲近日，東涌的黃花風鈴木盛開，春意盎然。

中新社

牙醫「標書」

總體來講，德國的牙醫有四個比較明確的區分。常規的牙科主體是負責治療牙周炎、蟲牙、拔牙或者根管治療等等；種植牙醫生則專門負責種植或者烤瓷牙；另一個比較重要的牙科類別是矯正，幾乎所有的德國小孩都會多多少少進行牙齒矯正，區別只是根據自然生長的牙的情況，有的程序多點時間長點，有的簡單一點；最後還有一個算是歸於外科範疇的牙醫，他們負責的是口腔手術，比如一些高難度智齒的拔牙就歸於外科手術了。

就費用來說，普通德國民眾所持有的公保，會報銷普通的檢查費用，甚至還包括一至兩次洗牙。在這方面，保險公司會鼓勵民眾定期進行口腔檢查和洗牙，因為他們支付這一筆費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因為沒有檢查而產生的更高的治療費用。同時，普通的補牙也是保險報銷的，只是如果補牙填充物需要更好質量的，則需要病人自己支付一些費用，大約一顆牙八十至九十歐元不等。



柏林漫言

余逾

「多虧」我這不太省心的牙，讓我有機會在各個國家都認識一下牙醫。這不，我又在德國看上了牙醫。

第一次見新的牙醫，一定是標準化流程。牙醫首先會例行詢問來訪目的和基本身體狀況，包括生活習慣等等；第二步，便是給牙齒照個X光集體照；然後醫生會對照這X光片把所有的牙檢查一遍，一邊檢查一邊會有助理護士在旁邊把診斷細節記錄在電腦檔案裏。

除非緊急情況，一般第一次就診都不會做什麼治療或處理。醫生會告訴病人，牙齒有幾個什麼問題，每個問題需要怎樣處理，需要多長時間，費用大概是多少。同意治療和明確大致費用以後，病人需要跟牙醫診所裏的前台預約下一次就診才開始真正的治療程序。

與「喜歡」同行



自由談

陳魯民

所謂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標準就兩條：與喜歡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歡的事。喜歡的人，不一定貌美如花，也不一定高大魁梧；不一定腰纏萬貫，也不一定功成名就。但一定與你心心相印，相濡以沫，你難受時他也心痛，你高興時他比你還快樂。一定與你甘苦與共，榮辱不分。《浮生六記》裏的沈復與芸娘就是典範，兩人相互喜歡，情投意合，生活並不富裕，卻過得有滋有味，談詩論畫，賭書潑茶，意趣盎然，令人羨慕不已。

做喜歡的事，就是做自己有興趣的事，願意真心實意去做的事，做起來就是一種享受，就會兩眼放光，再苦再累也甘之如飴，加班加點也樂此不疲。把工作與愛好一致起來，上班就是一種享受；把興趣與飯碗結合起來，既掙錢又買幸福，實現雙贏。做不喜歡的事，則是在折磨自己，一上班就想着下班，年紀輕輕就盼着退休，退了休就如蒙大赦，再也也不願接觸有工作，給多少錢也不肯吃回頭草。

馬克思喜歡理論研究，如痴如醉，一輩子殫精竭慮，廢寢忘食，最後逝世在書桌前。牛頓喜歡物理學世界，常全神貫注，樂而忘返，居然忙到沒時間戀愛，沒精力結婚。達爾文原本可以做律師、商人，都是既來錢又吃香的職業，可他就是喜歡花花草草，狗狗貓貓，終於發現了物種起源的祕密，用進化論的鑰匙打開了我們從哪裏來的大門。

如果想錦上添花，在兩個喜歡之外再加點補充，那就是在喜歡的地方居住，樂業還要安居。作家馮驥才有言：「擇一城終老，遇一人白首。挽一簾幽夢，許一世傾城。寫一字訣別，言一夢長眠……」天津就成了他的福地。因為「頭頂星空，心中道德」，康德將自己一生獻給了理想和事業，也獻給了終生未離開的家鄉柯尼斯堡。筆者住的這個城市不大，但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四季分明，物產豐富，沒有颱風肆虐，也不在地震帶上，且物價不高，民風樸實，因而實在是喜歡之極，雖有多次定居京滬的機會，終難以割捨故土，決心在這裏終老。

與喜歡的朋友交往。交幾個知心朋友，有共同語言，相似愛好，脾氣相對，性格契合，時不時雅集小聚，談笑風生，指點江山。事業上也能助你一臂之力，為你出謀劃策，點讚叫好。遇困難時，朋友能鼎力相助，雪中送炭，即使力不從心，也會陪你哭泣，與你相伴。

讀喜歡的書。世上書籍不計其數，浩如煙海，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我只讀自己喜歡的書。升官發財的書不讀，才子佳人的書不讀，打打殺殺的書不讀，東拼西湊的書不讀，玄幻穿越的書不讀，誣淫誣盜的書不讀。我喜歡的書，要有思想，有學識，有文采，有趣趣，有境界，百讀不厭，手不釋卷。

有了這幾個喜歡，幸福指數想不高都不行，用泰戈爾的話來說，這就做到了「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就是「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